

【解牛集】— 刊於〈信報〉，2016年12月20日

貿易戰陰影下中企的危與機

李家濤

香港科大商學院資深副院長、管理學講座教授及利國偉商學教授

歐盟 12 月 9 日在官方公報上宣布，接受歐洲鋼鐵公會（EUROFER）的投訴，把中國特定抗腐蝕性（corrosion-resistant）鋼品是否涉以不公平價格在歐洲銷售，展開新一項反傾銷調查。

對此，中國商務部隨即強烈批評，指稱歐洲鋼鐵業困境，根源在於經濟增長乏力，更駁斥歐盟以產能過剩為由，對中國鋼品發起「連續反傾銷」調查，並採取限制措施，「沒有依據和不客觀」，措詞並不客氣。中歐之間的貿易戰風險若隱若現。

在目前反全球化來勢汹汹、全球性貿易保護主義大有泛濫之勢下，中國出口和國內製造業的困境，其未來發展和形勢演變值得關注。尤其美國總統當選人特朗普明年 1 月就任後，中美之間會否引起更強烈的貿易衝突，使中國出口企業的經營受到更大的壓力？

據中國商務部本月上旬發表的最新貿易數據，11 月份進出口總值 2.35 萬億元，增長 8.9%。其中，出口 1.32 萬億元，增長 5.9%；進口 1.03 萬億元，增長 13%，無論出口、進口和總量三者都有增長（見中國海關總署資料，<http://www.customs.gov.cn/publish/portal0/tab49564/info832081.htm>），外貿呈現回穩向好趨勢。不過從目前外部經濟環境看，貿易保護主義和限制貿易措施大有變本加厲之勢。估計明年中國出口恐怕會面對比今年更嚴峻的考驗。

市場經濟地位不獲承認

另一方面，日本以歐盟和美國為馬首是瞻，該國產業省 12 月 8 日正式宣布，繼續不承認中國是「市場經濟國家」，決定對不當傾銷徵收高關稅的「反傾銷稅」。

回看中國 2001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時，曾簽署附加條款，其中一條規定，在針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中，傾銷幅度的估量可以不按中國實際成本的資料為依據，而選擇一個市場經濟第三國或進口國同類相似商品價格，即「替代國」作為估算基礎。這條款的適用期限為 15 年，即於今年 12 月 11 日失效。然而，歐美和日本拒絕承認中國經濟的市場地位，可以預料，在保護主義升級下，

反傾銷在貿易戰上會更為常用，貿易報復戰也更容易被激發出來。

中國企業升級轉型刻不容緩

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上月初發佈的「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·2016年秋季」，見(<http://zhs.mofcom.gov.cn/article/cbw/201611/20161101564835.shtml>)指出，面對明年嚴峻複雜的形勢，須加快外貿結構的調整和進行技術革新。可以說，中國企業升級轉型的確刻不容緩。

過去，中國處於國際貿易分工的下游，對發達工業國的利益威脅較小，但目前中國積極向生產端上游轉移，隨著產業升級和技術改進，中國與歐美等國家在若干生產領域的競爭短兵相接，因而產生貿易衝突難免加劇。

事實上，中國工廠靠低成本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。據美國波士頓顧問公司(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·BCG)發表的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轉移》報告(The Shifting Economics of Global Manufacturing·參見

https://www.bcgperspectives.com/content/interactive/lean_manufacturing_globalization_bcg_global_manufacturing_cost_competitiveness_index/)，按全球出口總額前25個出口國家的生產成本比較，並以美國製造成本為基準指數100，則經生產力調整的中國製造成本指數高達96。換言之，同一件產品在美國製造的成本為1美元，中國製造的成本為0.96美元，差距已大幅縮小，由此也反映中國製造的成本不斷飆升。難怪不少外商從中國撤出，跑到生產成本更低的越南和印尼等地生產。

可以看到，中國企業的資本回報率愈來愈低，增量資本產出率(I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s)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的3，上升到目前接近6，亦即過去用3個資本單位就可以增加1個單位產出，如今要耗用6個資本單位；而製造成本也接近美國的水平，意味中國企業的升級轉型已然是唯一的發展出路。

美國積極推動再工業化

據媒體報導，日本軟庫(SoftBank)社長孫正義12月6日在紐約與特朗普會談，宣布將在美國投資500億美元，在當地創造五萬個新就業職位。與此同時，台灣的富士康也發表聲明，表示目前正初步評估美國潛在的投資機會。很明顯，特朗普十分積極推動美國再工業化，他上月與蘋果公司總裁庫克通電話，以削減企業稅利誘蘋果回流美國生產，即可見一斑。

觀乎目前形勢，今次美國總統大選，不僅特朗普勝出，而且國會參眾兩院的控制權也落入共和黨手中，因而特朗普推動美國再工業化，相信較奧巴馬重振美國製

造業的努力，包括 2009 年底發表《重振美國製造業框架》（A Framework for Revitalizing American Manufacturing）、2010 年的《2010 製造業促進法案》（Manufacturing Promotion Act），來得更有推動和落實力量，不致淪為空談。

企業須去槓桿自我改造

面對全球貿易的新不確定性因素；加上製造業低生產成本形勢逆轉，中國政府和企業必須及早因應新挑戰而有效應變。

據中國財政部日前公布《關於落實降低企業槓桿率稅收支援政策的通知（下簡稱《通知》），透過稅務優惠，以支持企業去槓桿，說明企業股權(資產)收購、合併、債務重組等重組行為，可按規享受企業所得稅遞延納稅優惠政策；企業以非貨幣性資產投資，可按規定享受 5 年內分期繳納企業所得稅政策。

《通知》進一步闡釋，金融企業按照規定提取的貸款損失準備金，符合稅法規定的，可以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；在企業重組過程中，企業通過合併、分立、出售、置換等方式，將全部或者部分實物資產，以及與其相關聯的債權、負債和勞動力，一併轉讓給其他單位和個人，其中涉及的貨物、不動產、土地使用權轉讓行為，符合規定的，不徵收增值稅。為企業提供一個合併重組，以優化經營結構的環境，政策目的十分清晰。

筆者過去曾分析中國企業沉重的負債問題。按國基會的估算，中國企業債務佔 GDP 的約 145%，佔比很高（見《清理「僵尸企業」刻不容緩》一文，刊本欄 2016 年 7 月 6 日）。要解決企業債務危機，中國政府加快推動「債換股」（見《中國加速債轉股化解企債危機》一文，刊本欄 11 月 22 日）。

換言之，中國企業沉重的債務，槓桿過高，很難有財政空間進行升級轉型，進行必要的技術創新。基於中國金融部門為國家所控制，市場力量在資本配置上的作用中起不到有效作用。然而，在經濟運行中，金融部門卻是一個主要的樞紐，通過資產價格、利率和制度規範，引導資源在各種用途之間作出配置。而不少國有企業則可輕易透過向國有銀行借貸，進行擴張，著眼擴大企業的資產總額和市場份額，忽視創新和生產率的提升，最終導致若干行業的產能過剩，造成今天的發展困局。

外商遷離中國減生產成本

事到如今，中國企業面對內外雙重壓力，對內，資本回報率持續下跌、製造成本飆升，外商更有遷出中國往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之勢，低勞動成本生產優勢不再，即使人民幣匯價進一步貶值，中國在低端的生產下游已缺乏競爭力，據《全球製造業的經濟大轉移》的資料，比對美國生產成本的製造指數，印度為 86，印尼

為 83，遠低於中國的 96。亦即同一件產品，在美國的製造成本為 1 美元，印度為 0.83 美元；印尼更低至 0.82 美元。因此，若中國企業若不升級轉型，向製造高端產品和服務自我改造，很難有生存發展餘地；對外，面臨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，美國再工業化等新不確定性因素，中國企業或將面對一個十分嚴峻的挑戰。如今外圍貿易環境的轉變，可迫使中國企業加速升級轉型。

企業的轉型升級，離不開技術創新，技術創新也離不開產權的保護。日前，中國政府發布《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》，強化產權保護的法治化途徑，無疑對推動創新和創業有所幫助。

激活企業家信心和精神

總括來看，面對貿易環境惡化，今年下半年起，政府在推動企業改革上出台了許多政策，以促進中國製造業加快轉型升級。事實上，中國企業改革成功，也意味中國經濟轉型成功了一大半。然而，如今中國企業面對內外環境更趨嚴峻的新變化，未來的出口受到更大壓力，加快企業改造，增強金融部門對資本配置的市場力量、對民間資本的投資和市場進入減少限制，激活企業家的投資信心、激勵企業家精神十分重要。

據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觀點，由於市場參與者的知識不完全，於是產生了企業家利潤機會，而企業家對利潤的嗅覺尤其靈敏。任何人抓住這個利潤機會的過程，也是糾正市場無知的過程。引伸來看，除了產權保護，一個開放，資訊流通暢順的社會和制度環境，訊息自由，是中國進行企業改革所不能忽視的部分。